

救赎：一种记忆的降临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十至十三卷研究

SALVATION: THE ADVENT
OF MEMORY

章雪富◎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救赎：一种记忆的降临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十至十三卷研究

章雪富◎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救赎：一种记忆的降临：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十至十三卷研究 / 章雪富著.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3.10

ISBN 978-7-5100-7037-2

I. ①救… II. ①章… III. ①自传体小说—小说研究—法国—近代 IV. ①I565.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9766 号

救赎：一种记忆的降临——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十至十三卷研究

著 者：章雪富
策划编辑：吴健斌
责任编辑：吴健斌

出 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 版 人：张跃明
发 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址：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100010 电话：64038355)
销 售：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14.75
字 数：200 千
版 次：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7037-2

定价：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致谢

2005年琚亮做了我的研究生，我们一起读《忏悔录》。后来其他一些研究生和本科生陆续加了进来，多时十余人，遂用了一年多时间逐节逐卷读完。期间写过一篇“救赎是记忆的降临”，蒙孙毅兄好意，在他的读书班上讲过一次，还在另外一个地方讲过，后发表于《维真基督教思想评论》。那时尚无成书的念头，期间转去做了其他一些事。倒是读奥古斯丁的愿望一直萦绕心头，与许多同学逐章逐段坚持着读，前后又耗去六年多时间，到2012年10月又读完《论三位一体》和《上帝之城》。读着说着，慢慢有了些想法。2010年尝试研究《忏悔录》最后四卷，相关文章陆陆续续发表于《维真基督教思想评论》。

2010年9月到2011年8月访学牛津，有机会在牛津大学的波德里安图书馆查阅了几乎所有能够找到的研究奥古斯丁《忏悔录》的英文文献，觉得自己的所思所想与西方学者的相当不同，才有了著述的念头。这一年查阅、写作和修改，也算一番劳苦。然而本意只是写成系列文章，现在成书，仍保持了文章的风格。

7年共读奥古斯丁，要感谢许多同学，我记得的有徐琪、琚亮、

沈小龙、汪沛、季曦、王蒙蒙、盛宁、王立婉、范玉玉、于洋、张杰克、刘瑞青、王倍倍、徐芹芹、李悦、礼武、思思、甘君骄、黄舫、孙伯、王海英、李哲罕、葛天勤等等。他们帮助我理解奥古斯丁《忏悔录》文本，而今也都先后毕业或者到学府和老师身边受教。孙毅兄和周伟驰兄曾经审读过其中一些论文，给予指点，宽容地推荐给《维真基督教思想评论》；感谢潘玉仪女士辛苦地编辑这些文章，感谢冠辉促成此书的出版，感谢刘女士细致的编辑和矫正。本书的某些章节系石敏敏教授所写，经她同意略作修改后收入。本书亦是我的2011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项目的课题成果，也是《西方道德哲学通史研究》（12ZD122）子课题《古希腊罗马伦理学通史》的项目成果。

牛津访学期间所得颇丰，与克里斯托弗·汉考克博士（Dr. Christopher Hancock）有多次深入交谈，颇受教益。许多朋友给过我难忘的帮助：邓俊杰博士、左进教授、卢明玉教授、柳海斌博士、洪嘉玲博士、挪威女孩因迪维奥（Indivial）、美国男孩大卫（David）、我所借住的北牛津海外中心（North Oxford Overseas Centre）的盖伊（Guy）和朱迪（Judy）等工作人员。在牛津度过一段很不容易的日子。思念与大卫在印度餐厅临别时的浊酒一杯，记得因迪维奥未及面别时留给我的温暖卡片，不能忘怀与俊杰兄弟在牛津河边对着黄昏啤酒一杯，家国万里的情绪，感谢海斌在我情绪极度低落时为我煲的羊肉汤。千年的学府、随处可见的草场和牛群、静静的河流、清晨院子里鸟儿婉转的清唱、夕阳西下的无语，至今依然入梦而来。

谢谢你们！

前言

本书是由六篇文章结集而成的小书，原非为“书”成“文”。这些文章各有主题，却也因为三位一体上帝的主题而一以贯之。就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而言，言必称上帝并不奇怪，特别的是所呈现的言说上帝的进路，《论三位一体》和《上帝之城》就与《忏悔录》相当不同。上帝即上帝之言，上帝之言又与神学家言说上帝的叙事紧密相关。奥古斯丁之言说上帝则是上帝之言的向他呈现，离开言说的方式无法谈论对上帝的言说，启示是言说的一种降临。

《忏悔录》之上帝的言说用的是降临式的语言，是人向着上帝诉说的稚子的语言。上帝之言在奥古斯丁身上表达为成形的记忆，记忆之所及是上帝作为言说者在奥古斯丁身上的复形，记忆是上帝的行动，向着先验的记忆是上帝在言说者中的行动。探寻自我的记忆，寻求上帝之言与自我的关联，即是上帝的经世了。三位一体的上帝恢复、治疗、重建和提升奥古斯丁的记忆，使奥古斯丁成为上帝的一个象征的仪式，一种福份的君临，一份自由的态度。奥古斯丁的自我在记忆上帝时成就了语言的真理。

《忏悔录》的最后四卷（十、十一、十二、十三）使忏悔得以完整，奥古斯丁因着转向赞美而使忏悔完整。忏悔向着赞美^[1]，自我的救赎史本于上帝的救赎史。第八卷的归信和第九卷的受洗是奥古斯丁基督徒生活的开始，是救赎被奥古斯丁接受而向着上帝的升阶之歌的初始的音符。上升成为救赎的关键词，成为赞美的一种旅行。赞美是最后四卷“忏悔”的对位，是从生活中所显示出的上帝经世的歌唱。第十三卷以欢乐颂结束，涕泣之谷休止于升阶之歌。赞美基督徒的生活方式，让自我的每个记忆都成为赞美的音符，是《忏悔录》最后四卷的主题。

《忏悔录》的十一、十二和十三卷刻意以解释《创世记》1：1—3节为文本脉络。它们既以对三位一体的赞美为神学安排，也以三一体为《忏悔录》的叙事节奏。奥古斯丁把《创世记》的创造论演绎为救赎论，把创造的上帝释义为救赎的上帝，使永恒的真理成为时间中的慈爱，让时间向着永恒赞美，让时间成为上帝的披戴，自有永有的上帝即是行动的上帝。《忏悔录》的最后三卷刻意地是神学的，第十卷的哲学话题（记忆）以及第十一卷关于时间的思索，也是只在神学的意义才会洋溢智慧的品性。智慧显示为面向上帝的关系，哲学的思辨则以其上帝面向重获自我的根源。

《忏悔录》是一部神学著作，是一个人之披戴上帝的形象的救赎史，

[1] 奥古斯丁说，“可以用两种方式理解忏悔：或者以我们的罪的方式，或者以赞美上帝的方式。众所周知，忏悔我们的罪的方式，就如人们无论何时听到‘忏悔’这词就想起他们捶胸顿足，不管它是意指赞美还是意指罪。”（*Enarrationes in Psalms*, 141.19）“前者表达悲伤，后者表达喜乐；前者是向医生展示伤口，后者说感谢你治愈了它。”（*Enarrationes in Psalms*, 110.2）。

是上帝之行动在一个人身上的叙事史，是“自我”之转向的见证史。奥古斯丁既让心灵向着上帝唱起升阶之歌，也让哲学（从西塞罗到普罗提诺的柏拉图主义传统）跳着保罗的灵性之舞。《忏悔录》是奥古斯丁式的保罗救赎观的塑造，保罗书信中只言片语的自画像成为奥古斯丁的原型；保罗以律法为基督信仰赞美的对照，奥古斯丁则以哲学为基督信仰赞美的对位；保罗以基督信仰为犹太律法的新衣，奥古斯丁则在基督信仰中酿造出柏拉图主义的新酒。一仍其旧，却其命维新。基督教才是真哲学，这是奥古斯丁之所谓，也是本书所要关联者。千年以来，人们围炉而坐，读《忏悔录》，听赞美之歌！

Contents

目录

致谢	1
前言	3

第一章 救赎是一种记忆的降临

——论《忏悔录》第十卷的天父位格	1
一、未完成的忏悔	3
二、“要成就你的意思”	11
三、安居于天父的记忆	26

第二章 觅人的上帝

——续论《忏悔录》第十卷的天父位格	35
一、稚子之心	36
二、天父	42
三、稚子的记忆和天父的情感	47

第三章 记忆“盼望”

——论《忏悔录》第十一卷的天父位格	53
一、胜过时间的差遣	54
二、“为你的爱火所洗练”	60
三、“发生在找寻中的盼望”	66
四、盼望是与永恒相联的记忆	70
五、盼望的秩序和天父的位格	74

第四章 “已临的”时间

——论《忏悔录》第十一卷的圣子位格	79
一、救赎性的时间：以赞美为起点	80
二、与圣子共在的时间性结构	86
三、记忆的差别之于时间呈现的影响	94
四、现在与“已临者”	97
五、已临者—现在：“重聚记忆”	107

第五章 “天外之天”

——论《忏悔录》第十二卷的圣子位格	113
一、圣子：记忆天父的居所	115
二、天外之天：“披戴基督的国度”	123
三、无形相的天和无形相的地	131
四、天外之天：生活在基督的记忆里面	137

第六章 “恩宠”

——论《忏悔录》第十三卷的圣灵位格	145
一、“将在”	147
二、“水”	151
三、流转的爱和复数的自我	165
四、共同体和自我的重量	173
五、“精神体”	189
六、恩宠的秩序	198
七、“安息在共同体之中”	204
参考书目	215

救赎是一种记忆的降临

——论《忏悔录》第十卷的天父位格



《忏悔录》的三一论很令人着迷，然而读者们往往陷入两大误区：主要甚至仅以《论三位一体》为参照探讨奥古斯丁的上帝观；过分追求哲学思辨。这又会导致如下两个问题：第一，没有充分重视《忏悔录》后四卷（第十卷到第十三卷）；第二，没有充分认识到《忏悔录》后四卷所给出的三位一体神学主题的精彩呈现。类似的探讨方式还会使《忏悔录》有关三一论的探讨附属于《论三位一体》。这不仅不恰当，甚至可以说错误。《论三位一体》的三一论呈现是本体论式的，仿照了希腊哲学本体论的究问方式，只不过奥古斯丁以圣经文本为出发点，以卓越的智力阐释了圣经的核心观念即圣经的历史乃是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自我启示，以及上帝自我启示的种种神学内涵，例如圣子的差遣和中保，位格和本体的关系，内在的人的上帝形象。《论三位一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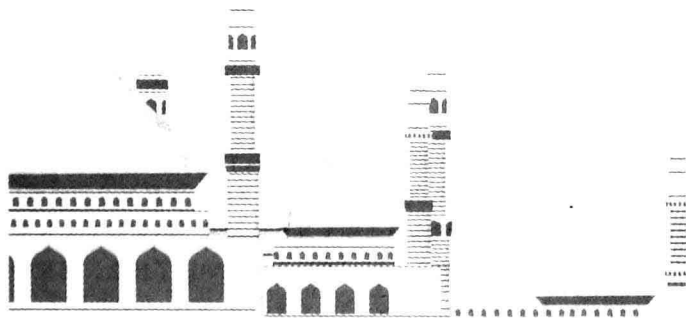
对此类主题一一作了透彻细致的论证，对于圣经的各节经文经常有出人意表的精彩解释。就此而论，《论三位一体》更像是奥古斯丁以神学本体论为框架对基督教神学所作的系统神学式的描述。《论三位一体》的努力使得基督教对信仰的辩护达到一个智力的高峰，其辩护所触及的智力的深度绝对不逊色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然而，不能以此替代《忏悔录》呈现上帝作为三一共同体的精彩之处，以及三一论表述的不同经验。《忏悔录》以基于情感的理智经验显示出一个经世的即“为我（们）的上帝”。理智的特质不是显示和呈现上帝内在于人的镜式形象，《忏悔录》的经验性叙事显示一位“行动”的上帝，与《论三位一体》所表述的“在自身之中的上帝”存在很大区别。《忏悔录》以行动的经验 and 经验中所显示的行动展示上帝在人之意愿中的降临，他鉴察人的意愿，治疗人的“罪性”。上帝的临在就是上帝的意愿，上帝透过治疗时间的“罪性”特质，在历史的旷野中召唤浪子的回归。《忏悔录》没有把讨论的重点放在“本体”的思辨上，而是展示在对“位格”的渴求中。而讨论“位格”时，奥古斯丁又侧重于“位格”的临在，指出上帝临在于人的破碎的位格治疗功能。《忏悔录》的第十卷从记忆的角度阐释了圣父的临在，使得三一上帝的呈现显示出精彩的存在属性。第十卷的三一论是一个开端，第十三卷则会达到呼求的高峰。

一、未完成的忏悔

在写完第九卷即奥古斯丁自己受洗和母亲去世的事情后，“忏悔”并没有结束。奥古斯丁继续“忏悔”，写下了第十至第十三卷。对于后四卷，许多读者和学者大惑不解。有中译本甚至不译后四卷，其用意很清楚，就是认为《忏悔录》到第九卷已经结束。这个判断的形成或许有两大原因：第一，通常而言，“忏悔”记录的是一个“非信徒”的奥古斯丁向“信徒”的奥古斯丁转变，前九卷已经详细记载了奥古斯丁的归信历程，“忏悔”就此而论已经结束了。第二，译者（也会有一部分读者）认为后四卷讨论《创世记》的解释，过于抽象，纯粹是神学讨论，与忏悔，至少与通常意义上的自传体式的忏悔无关。然而类似种种或显明或潜在的理解实在是很大的误解。对第十卷，奥古斯丁有清楚的夫子自道，称前九卷忏悔“过去”，后四卷忏悔“现在”。

“我的天主，我的良心每天向你忏悔，我更信赖你的慈爱，过于依靠我的纯洁，但现在我在你面前，用这些文字向人们忏悔现在的我，而



不是懺悔過去的我。”^[1] 奧古斯丁不是已經受洗歸主了嗎？為何受洗後的他還把懺悔擺上？只要仔細閱讀，就可以注意後四卷的“懺悔”甚至較前九卷更徹底更投入，奧古斯丁質問發生在意願中的罪的秘密。相形之下，前九卷甚至只是《懺悔錄》的預備，後四卷才是《懺悔錄》的真正落實。

對於《懺悔錄》的前九卷，還存在一個普遍的誤解，認為它是奧古斯丁生存經驗的記錄。《懺悔錄》前九卷給人的印象是奧古斯丁記錄了不同年歲離開上帝的人生歷程及思想漫遊。表面來講，《懺悔錄》的編年體敘事以及對這些事件的分析，確實像是一種生存論反思。然

[1] 奧古斯丁，《懺悔錄》（周士良譯）商務印書館，1989年，第十卷3節（中譯本遵從英譯本的卷、節的編排，拉丁文本的卷、節編排相同，然而還進行了細分，節後還編排有段。以下在參考拉丁文本時，我注出了相應的卷、節、段）。對於第十卷，學者們是有爭論的。J.O' Donnell 匯總了各種看法，其共同之處在於認為第十卷是最后寫成並插入进去的，這種觀點主要流行在傾向於認為新柏拉圖主義對奧古斯丁有決定性影響的學者間。J.O' Donnell 則認為這種觀點的主要困難是缺乏證據，奧古斯丁的《訂正錄》對於這個觀點沒有提供任何支持。（James J.O' Donnell, *Augustine Confessions*, Vol.III, *Commentary on Books 8–13 Indexes*, p.15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另外，《懺悔錄》的後四卷也絕不是非結構性的寫作，如果《懺悔錄》講述的只是奧古斯丁向著上帝上升的故事，那麼到 10.27.38 就應該結束了。第十卷的前半部分更新（？）了奧古斯丁上升的主題，那是他在歐斯蒂亞異象中學習到做什么而現在（寫作這部分的）他在做的，這文本本身成了上升。這文本不再敘述神秘經驗，它把自身變成了神秘經驗。由此看來這後半部分體現了一種更具雄心的建構，體現了對於上帝的持續尋求以及在尋求抵達完美的實現過程中持續的失敗。（Ibid. pp.150–151）J.O' Donnell 也指出學者們對後四卷研究甚少，杰出的著作也甚是少見。他認為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學者們的做法過分主觀。他們把前九卷看作完全是生動的自傳，而視後四卷為局限在神學研究，而對文本缺乏內在的興趣。他的看法是，要好好地注意那所謂的文本的“密度”（density）：最重要的是聖經暗示的密度。那密度不只是由對其他文本的反复的回應構成，而且由所听到的那些回應間接構成，因此就要求有更複雜的解釋。第十至十三卷（在中世紀的意義上）更加偏字面而非寓意解釋。相形之下，這“敘事”的諸卷在其建構中是單純的敘事；它們的突出特徵不在於它們所喚起的生動的敘事興趣，而在於其懺悔模式、暗示性和文本建構的間接性的複雜性。簡而言之，引人注目的不是奧古斯丁在這些書卷中說了什麼，而在於他是如何說的。（Ibid. p.154）

而如果以此为《忏悔录》的主题，则问题多多。《忏悔录》所记录的事件是奥古斯丁亲身经验的，就这些事件的经验记录而言，可以视其为自传。然而除此之外，还应该看到有关这些亲身历程的反思则并不是亲历这些事情之时的经验，而是归信后的奥古斯丁的反思性分析。

《忏悔录》更应被看成是一部神学著作，其实它本来就是一部神学著作，无论前九卷还是后四卷。它以忏悔文学这种体裁记载奥古斯丁归信后对上帝的呼求，只不过这种呼求以他以往的生活经验为记忆的内容。《忏悔录》前九卷的忏悔不是基于“过去”的生活经验，而是基于他“现在”对上帝的呼求体验，从而试图呈现“过去的奥古斯丁”在“未知上帝”（不知道上帝）的时候天父上帝依然与他同行的经验，显示即使在向恶生活中仍然有天父步步引导的奇异历程，显明在他刻意遗忘甚至有意躲避上帝的过程中，天父如何彰显他仍然是真正临在于人的记忆的同行者。第八卷无花果树下的“归信”使这种特殊的救赎经验达到高峰，借着记忆和遗忘之间的冲突最终唤醒对天父的记忆。

严格地说，到第九卷为止，《忏悔录》只写了半部。由奥古斯丁的遗忘，到遗忘所蕴含的深刻痛苦，例如西塞罗（Cicero）的《荷滕西乌》（Hortensius）激起的哲学的向往，摩尼教的不能够满足等等），到最后恢复对天父的记忆。前九卷紧紧环绕天父上帝的位格如何让遗忘中的奥古斯丁重新恢复了对上帝的记忆，并透过记忆的恢复使天父上帝的形象降临于记忆并成为记忆的形象。然而前九卷没有深入阐释天父上帝的位格与记忆本身的关系，没有阐释记忆作为位格的存在方式，也没有把记忆与救赎的关联作为神学诠释的主题。后四卷聚焦于这个主题，从记忆的位格属性显示圣父在救赎中降临的特殊性，圣父

之为救赎透过记忆的超越性发生而出。《忏悔录》后四卷分别以圣父论、圣子论和圣灵论对应于记忆、时间和光。通常受新教神学的影响，奥古斯丁的三位一体神学主要被看成是基督中心论的。确实地，《论三位一体》倾向于以基督中心论表述三一论，然而《忏悔录》则是更平衡的三一论。

《论三位一体》清楚表达过“记忆”与圣父位格的关系。^[1]奥古斯丁说，

甚至在身体感官所感知到的物体的形式被拿走之后，记忆中仍保留着它〔物体形式〕的一个相似物，意志可再次将注意力转向它〔相似物〕，以被它〔相似物〕从内部形成，一如感觉被向它〔感官〕呈现的可感物体自外形成一样。这样，人们就可得到另外一个三一，即记忆、内在的视觉和将这二者偶合起来的意志。^[2]

这里，记忆、内在的视觉和意志分别表示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格。《忏悔录》从记忆角度深入密集地分析了它作为圣父位格的象征。记忆表现的是人自身的力量、心灵自身和自我。^[3]“我的天主，记忆

[1] 就奥古斯丁而言，记忆是影像的贮藏之所；它是一种被动的能力，是理智和意愿运用力量之所。当记忆、理智和意愿被假设为人性中的三位一体的形象时，记忆对应于三位一体的第一位格、自我的处所、联结过和将来的力量并赋予其同一性。(James J.O' Donnell, *Augustine Confessions*, Vol.III, *Commentary on Books 8-13 Indexes*, pp.174-17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 奥古斯丁，《论三位一体》（周伟驰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11卷第2章6节。

[3] 奥古斯丁的记忆观念受到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影响。(James J.O' Donnell, *Augustine Confessions*, Vol.III, *Commentary on Books 8-13 Indexes*, pp.176-17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